



飞回祖国大陆

刘若龍口述 武原記



通俗文藝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是从台灣駕机起义飛回祖國的爱國青年刘若龍的自述。本書描寫他起义以前在蔣賊海軍和空軍中遭到的种种逼害，描寫他親眼看到的蔣介石賣國集团对台灣人民的血腥統治和賣國真相，敘述了他和宋宝榮一道駕机起义的經過。最后，本書还描寫了他回到祖國大陸后得到的温暖以及和家人团聚的情形。



飛回祖國大陸

刘若龍口述 武原記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号
(北京香河胡同73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新華書店經售

書号：(文)0036·787×1092 1/32·1 1/18 印張·13千字

1956年5月第一版

1956年5月第一印刷

印數：1—80,000 定價：(5)九分

目 錄

“臭要飯的！”	1
大碑湖“管訓”	4
歡迎美國主子	8
為了一封家信	13
夜半審問	16
密謀起義	20
緊急起飛	24
飛回祖國大陸	28
無比溫暖的祖國	31

“臭要飯的！”

我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到台灣的。為什麼我會這樣糊塗呢？這是因為我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騙，不明白反動派打內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時我又失了業，沒有出路，看見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海軍學校到上海招考，就糊裏糊塗去考了。

考試很容易。那個考官在黑板上寫了幾個英文字：東、南、西、北、中國、飛機等，問我認不認識。我唸過兩年中學，冒充中學畢業，這幾個字當然難不倒我。我被錄取了，而且立即被送到台灣左營的海軍士官學校。

一進學校，才知道這口飯不是人吃的。出操的時候，如果班長手裏拿着步槍通條，看見誰不順眼，就狠狠往你身上扎一下；如果他

手裏拿着步槍，就給你一槍托。操的動作不對，不是罰站，就是罰雙手舉槍，跪在地上。

遭這樣的罪，真是家常便飯，不算稀奇的。我特別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校長來檢閱，我們第八隊的正步沒操好，被他狠狠訓了一頓。操完放假，值星官問：“誰想出去？”大家不作聲。我說：“報告！我要上街改衣服。”他就破口大罵：“出來！你這臭要飯的！奴才！官長訓了，你還想外出！”說完，雙手左右開弓，劈劈拍拍打了我一頓耳光。誰知道打得過猛，把他自己手上帶的手錶也甩掉了。這一下火上加油，他又舉起皮鞋腳踢我。踢了還不消氣，又抓起我來摔。他會柔術，一下子把我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他要我爬起來，再給他摔，連摔了兩三下，我就被摔昏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吃稀飯，稀飯照例煮得又少又薄，不夠吃。大家擠在鍋邊搶，把一個同學的帽子擠落掉到鍋裏去了。那個同學伸手去拾帽，又一擠，他的手就浸到滾燙的稀飯

裏，痛得他叫起來。值星官聽見了，跑來一頓臭罵，還罰大家圍着鍋跪下，他用皮帶挨個抽，抽到誰誰也不能用手擋護。跪了二十分鐘才放我們出來，稀飯也不許再吃。

這樣的挨打真算不得什麼。有一個同學為了一點小事被打得真慘，棍子打斷好幾根，人躺在地下爬不起來。他向上級報告，希望上級替他伸冤。結果說他“越級上訴”，把他拖去監禁。

又有一次，一個同學受不了苦，開小差，被抓了回來。學校命令全體同學集合起來，把那同學拉到台上，脫了褲子，四個人按住，兩個人拿着打着結的粗繩，輪流地打，人打昏過去了，用冷水噴醒來再打。這是海軍中有名的刑罰，叫“打繩頭”。

現在想來，蔣介石為什麼要這樣毒打臭罵我們？正像那個值星官所說的，他認為我們是臭要飯的，是奴才。他想要我們服服貼貼做他的奴隸，不要有一絲一毫人的自尊心，盲

目地服從他，乖乖地替他當砲灰，送死。

大碑湖“管訓”

蔣介石要我們做他忠順的奴才，為他賣命，你只要稍有反抗，使用恐怖的特務統治來對付你。

我深深嘗到過特務統治的恐怖。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在海軍士官學校的新兵隊畢業了，考了第二名。學校留我在軍士隊繼續受訓。最初學無綫電修理，後來改學無綫電收發。直到五一年一月，我在軍士隊也畢業了，被派到“太昭號”軍艦上當下士，算是提拔。

過兩天，我就要分發上軍艦了。受了一年零八個月的苦，現在總算熬出頭。畢業的同學們湊了點錢，買點酒肉，準備慶賀一下。

那個打慣了我們的區隊長，看了不順眼：哼！

你們這些傢伙居然要想脫出我的手掌心了！他找岔子打了我一頓嘴巴。同學們很氣憤，想報仇。但是又不敢越級上訴。我們九個人商量好，合夥把隊上的步槍槍機偷下來，扔在毛廁裏。這樣，學校裏就會來查，查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乘機告發區隊長的暴行。

我們想得太天真了。我們一些二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挨了這樣久的毒打臭罵，還沒有認清蔣介石統治的本質；還以為在他的魔掌中仍有公道，能聽我們訴苦，能為我們伸冤。現在想想真是太愚蠢！

槍機一丟，“政治部”（蔣介石軍隊中的特務組織）馬上派人來了，把我們八隊的人嚴密監視起來，不許走動，查究所謂“共黨間諜分子”，情況十分嚴重。那時候，一艘“永字號”的軍艦上正丟了砲門，海軍倉庫發生了爆炸，他們把這些事情都聯繫起來看了。

特務們一方面包圍監視我們，一方面誘騙我們自首，說自首了就沒有事。我知道跑

不掉，這事遲早會被查出來，又不願連累別人，只得去自首。槍機從毛廁裏起出來了，我被關進了監獄。關了二十七天，被送到鳳山大碑湖“管訓”。

大碑湖三面環水，一面是山，是訓練海軍新兵的地方。新兵到了那裏，逃跑便很困難。我是五一年二月被送去的。換句話說，我又得受一次新兵訓練，外加“管訓”的額外懲罰。

大碑湖的新兵訓練，表現出蔣介石對軍隊的殘暴統治，比從前更厲害了。當新兵的住在泥地上搭的草房裏，二百多人住一大間，睡覺連翻身也不可能。天不亮，哨子響了，三分鐘大家就要把衣服穿好。又吹哨，大家跑步到湖旁去洗臉。

洗臉的地方是劃好了的，緊挨水邊，每人一小塊。靠岸水淺，風吹水動，激起泥沙，弄得水很渾濁；水上常常浮着許多骯髒的泡沫，根本沒法洗臉。大家只得用毛巾沾沾濕，勉強在臉上抹一抹。

哨子又響，跑回營房，接着爬山。沿途有人監督，誰爬慢了，拳頭腳尖落到身上。爬完山，出操一個多鐘頭，然後回營房整理內務、開早飯。

吃飯沒有桌子、凳子，飯菜放在地上。碰到下雨，雨水和濺起來的泥漿落到飯菜裏。台灣的下雨天是不不少的。

早飯後又出操，一直操到開中飯。吃中飯以前，我們這幾個被“管訓”的，要雙臂向左右平伸，人像一個十字架一樣，面對放在地上的飯站着。嘴裏唸：“我對不起大陸上的父母、大陸上的同胞。他們在吃樹皮草根，我們却在吃飯。我們還沒有為黨國盡忠，來拯救他們。”（大意這樣）我明知這是鬼話，也不得不唸唸有詞。這樣站十多分鐘，然後吃飯。

飯後名義上有一小時午睡，事實上往往有許多人睡不成。早上出操動作不好，這時要罰出特別操。我們被“管訓”的，這時要到特務那裏去懺悔過去的“罪行”。

下午又是出操、爬山、超越障礙等等，一直到吃晚飯。晚飯後，被“管訓”的又要去向特務報到。這之後，唱軍歌，各班開會，直鬧到睡覺。半夜裏，常常有緊急集合，有時一夜多到三次。

這樣從早到晚的折磨，誰也受不了，人都變成木頭似的，出操的時候往往有人暈倒。新兵們跑不掉，只好咬牙忍受，好在還有個期限。我們受“管訓”的呢，却像掉入不見天日的地獄裏，不知道那年那月才能脫離這個苦海。

我到大碑湖後，精神上非常痛苦。特務常來找我，帶騙帶嚇說：“你要想出去，就要戴罪立功”，新兵的說話行動，要隨時來報告。”

為了走出大碑湖，我做了許多虧心的事。

歡迎美國主子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從大碑湖放出來了，

又回到海軍士官學校，在教育處實驗所電訊組當附冊下士助教，不再上“太昭號”。蔣介石是素來不叫他認為不十分可靠的人上軍艦的。

我受了短期的“保防工作”訓練：怎樣跟蹤，怎樣辨別可疑的人，怎樣打入別人的小圈子等等。我奉命監視實驗所的人，特別注意有沒有人偷聽大陸廣播。蔣介石最怕大家知道祖國大陸的真實情況。他一方面造謠污蔑，一方面嚴密封鎖消息。他知道，人們聽到了大陸廣播，他的那套西洋鏡便要拆穿了，人心更難統治了，這對他說來是很不利的。

當時我很想把這“保防工作”做好，來避免被送進“反共先鋒營”。“反共先鋒營”是蔣介石專為對付海軍中有嫌疑的人而設的集中營，一進去凶多吉少，不送命也要被折磨得不像人。這集中營前後關過一千多個海軍。海軍士官學校三七年（“民國”）畢業的那一班，據說考第一名的是“共黨間諜”，於是全班被

抓進去。“九華號”運輸艦據說有起義嫌疑，上自艦長，下到傳令兵、伙夫，全都腳鐐手銬，叮噹入獄。“舞鳳號”登陸艇起義時，“三十八號”砲艇也跟着起義；但是“三十八號”砲艇上的人勇氣不足，駛到珠江口，又駛回台灣來了。蔣介石先說他們是“英雄”，但是不久對他們也懷疑起來了，這些“英雄”也就做了集中營裏的犯人。進了營，疲勞審問，酷刑拷打，槍斃活埋，死的死了，僥倖被放出來的，一身病痛，半死不活；而且臂上被刺了“誓死反共”或者“誓死滅共”的惡毒字樣，使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集中營裏放出來的，人們就會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遠地避開你。

蔣介石對我們這批“臭要飯的”是這樣窮兇極惡，對他的主子——美國老爺們，却是那樣奴顏婢膝！我在學校裏不止一次經歷了這種丑劇：一聽到“貴賓”要到，全校大忙，整理環境，整理內務。我們床上的棉被，用漿水一噴，拿板子夾得方方的，像豆腐乾那樣有稜有

角；晚上不敢蓋，等待“貴賓”們來參觀。“貴賓”一到，儀仗隊迎接；課堂裏沒有課，也要叫學生坐得滿滿的，教官打起精神教課，黑板上預先畫好高深的數學方程式、空氣動力學的圖表等等，同學們雖然沒有一個懂的，但是都要裝出懂的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奉迎美國老爺？蔣介石說：“自助人助。”海軍士官學校的校長說得更露骨：“美國盟邦看我們不好，不援助我們，還回什麼大陸？”

歡迎美國主子，常要舉行什麼海空聯合作戰演習。演習來，演習去，總是那一套。演習得不好，還要送掉人命。有一次，海軍陸戰隊參加岡山登陸演習，碰到颱風，一輛水陸兩用戰車在水裏沉沒了，淹死了六十多人。結果，登陸艦艦長記大過，氣象報告人員關禁閉。還有一次演習放迫擊砲，那個裝砲彈的兵要自殺殺人，把砲彈倒裝進膛，引起爆炸，連他自己死了六七人。在大碑湖有個墓地，

那裏埋葬着死在演習裏的兵士一百多人。

蔣介石集團為了討好美國主子的歡心，他們不惜出賣民族的利益，把人民的性命看得比狗還不如，任意折磨、屠殺。台灣好的休養所、房屋、礦產、工廠都被美國侵佔。美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隨意侮辱中國人。有一次，有個美國駐台灣的所謂大使館的隨從武官，跑到空軍軍官學校來遊逛，在路上我沒有向他敬禮，使校長馬上因此受到訓斥。蔣軍學校當局還強迫學生舉行所謂美國官階識別的學習。這種喪盡廉恥的行為，使每個民族自尊心還未完全泯滅的同學，無不切齒憤恨。台灣的人民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不是美帝國主義的侵佔，蔣介石要想盤踞台灣，一天也不可能。

爲了一封家信

幹了半年附冊下士，我補上了下士助教。助教幹了一年多，我離開了海軍士官學校考進岡山空軍學校。

考進空軍，我很高興。可是這高興的日子並不長久。

一九五四年五月，學校發現我收到家信，並且還曾經寄過照片回家。這一下，“政治部”那個姓張的指導員得勁了。他查我的老根，知道我在海軍裏關過禁閉，受過管訓，以前寫的三篇自傳前後事實不符合。

他盤問我的歷史，盤問和家裏通信從香港轉，可有什麼機關。

我告訴他，我是貧苦出身，蹬過三輪，當過摺書工人，勉強唸了一點書，說中學畢業是假的。隱瞞歷史，是怕人知道自己底細瞧不

起。和家庭通信是託香港的朋友轉的，沒有機關。

其實，我說的都是實話，可是他總不相信。他還盤問：在海軍學校裏有沒有用過發報機發報？有沒有和什麼電台聯絡過？

我說，海軍學校的發報機是日本貨，蹩腳得很，根本不能向大陸發報，如果不相信，請他去調查。

他看見好言好語問不出什麼來，就換了一副兇神的面孔，繼續盤問了三四個鐘頭。我真忍不住了。那時候，我實在是多麼死心塌地地想當蔣介石的飛行員，要為他賣命。而這個特務却為了一封家信，死逼活逼。我知道，他這個勁道是想要在我身上發財。原來蔣介石規定：凡是發現“共黨間諜”是有很多獎金可拿的。我在學校裏人緣不壞，有許多同學會幫我，我就吵起來了：你想發財！要發財看看清楚！你去買獎券好了！

他陰陽怪氣的，假裝冷靜，說是原諒我的